

李杜论略

罗宗强



李杜论略

罗宗强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·呼和浩特

李杜论略

罗宗强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.5 字数:185千

1980年7月第一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,970册

统一书号:10089·178 每册:0.83元

目 录

- 李杜优劣论之历史回顾 (1)
- 李白与杜甫政治思想之比较 (28)
- 李白与杜甫生活理想之比较 (64)
- 李白与杜甫文学思想之比较 (103)
- 李白与杜甫创作方法之比较 (136)
- 李白与杜甫艺术风格之比较 (173)
- 李白与杜甫艺术表现手法之比较 (208)

李杜优劣论之历史回顾

在我国，影响最大的古代诗人，恐怕要数李白和杜甫了。

他们去过的地方，大都留下了遗迹。这些遗迹，成为当地的胜地，成为当地的荣光，被记载在方志中，流传在民间。例如，李白在任城住过，任城就有太白酒楼。此楼原建于城内或城外，已不可考。清光绪十二年重修，是在城南。但据《太平广记》载，酒楼是李白修建的，是在城内。城内旧有翰林街，以李白得名。据《济宁直隶州续志》载，任城内古南池，即杜甫与许主簿同游之南池，中有阁，光绪十五年重修，并于阁建唐杜文贞公祠，祀李白、杜甫、贺知章三人。济南是古历城，《续修历城县志》引张养浩《归田类稿》诗一首，诗是：

僮年曾记此游遨，邂逅重来感二毛。翠绕轩窗山陆
续，玉萦城郭水周遭。风烟谁道江南好，人物都传海右
高。怪底登临诗兴浅，鹤华曾见谪仙豪。

李白是否到过鹤华山，已不可考。他是到过鹤华湖的，有《陪从祖泛鹤山湖三首》，从鹤华湖可遥望鹤华山。只要是他去过的州县，这类胜迹便常常出现。安徽这类地方就很多。李白集中有《早过漆林渡寄万巨》等几首诗，泾县就有万家酒楼，洪亮吉《泾县志》引郑志称：“在桃花潭畔，今废。相传李白慕万家酒楼，来此。村人汪伦酿美酒待之。”那里与李白有关的还有汪氏别业（李白集中有《过汪氏别业》诗），万

巨宅。在县郊震山永安寺还曾建过李翰林祠，为宋庆元年间陈姓县丞所建，嘉定间县令“王林以家藏画象张之阁上，名曰‘滴仙阁’。”①李白集中有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等诗，铜陵县就有五松书院，嘉靖《铜陵县志》称：“五松山，在县南四里。山旧有松一本五枝，故名。唐李白筑室于上，为五松书院，有题咏。”而其实，李白所到过的五松山在何处，尚且弄不清楚，何来五松书院？徐乃昌《南陵县志》称：“雍正县志指为铜陵之五松铜官，误。查旧府志，铜井西五里有古精舍。今访之土人，五松即繁之五峰。……则五松乃谪仙所名。……繁邑向隶南陵，是五松属繁，非铜之五松也。”②由于南陵有五松山，而李白《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》诗中有“龙堂若可憩，吾欲归精修”句，因此南陵又有龙堂精舍。县北三十五里，还有酒仙坊庵，相传李白曾饮酒于此。据史炳《溧阳县志》称，溧阳有太白酒楼，又有北湖亭，是李白登临处。

杜甫到过的地方，也有类似遗迹。例如，前正昌等修的《续修江陵县志》载：“杜甫巷，在沙市，今改杜工部巷。少陵自蜀来楚寓于此。”嘉靖《衡州府志》载，衡阳县城南十五里华光寺有思杜亭，“唐杜甫葬耒阳，宋郡守刘清之登华光山，望之慨然有感，遂筑亭，扁曰：‘思杜’。又即地立祠。”并且还以黄庭坚配祀。同一县志还载，耒阳县北二里杜陵墓侧原还有杜陵书院，修志时已废；还有杜甫祠。

这类遗迹举不胜举。其中有不少实属附会。甚至有的则纯系伪托，例如，《正德汝州志》载有李白过汝州诗一首：《离彭婆值雨投临汝》，如下：

①洪亮吉《泾县志》卷9

②徐乃昌《南陵县志》卷7

投馆野花边，羸骖跨不前。山桥断行路，溪雨涨春田。树冷无栖鸟，村深起暮烟。洛阳山已尽，休更望伊川。

李白作客汝海，是在出夔门、南游洞庭、东下金陵之后，纵酒挟妓，挥金如土之时，何来“羸骖跨不前”；后来经汝海游龙门、至洛阳，也并未潦倒，绝无此一诗中抒发的心情。且此诗风格也殊不类李白，诗思滞涩、槁枯，不同于李白的思如泉涌；想象贫乏，不象李白的想象丰富、瞬息万变；情味瘠薄，不象李白的爆发式感情，浓烈深厚、来不可止。就诗而论，实是劣诗，显系伪托而无疑。

更有甚者。有些李白与杜甫并未去过的地方，却也活龙活现地记载着他们的行踪。例如，道光《遵义府志》卷十引四川旧志载遵义府有太白宅，在夜郎里。《一统志》载梧州藤县东六十里赤水峡，传为李白谪夜郎时经过之地，有李白巖。该志又称柳州怀远县下石门，也有太白岩，李白谪夜郎时尝游此。其实，李白未至夜郎，前人已辩之甚详；且李太白集中有《流夜郎，半道承恩放还，兼欣剋复之美，书怀示息秀才》一诗，证明着李白流夜郎半道遇赦。遵义府的太白宅，纯属伪托。李白流夜郎，溯江而上，顺江而还，与梧州、柳州了无牵涉，二处之太白遗迹，显系附会。象这样附会的李、杜遗迹，也是举不胜举的。

对于到处附会李白遗迹，以李白的经游地、出生地为荣的情形，李贽有一篇题辞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

升庵曰：“白慕谢东山，故自号东山李白。杜子美云：‘汝与东山李白好’是也。刘陶修《唐书》，乃以白为山东人，遂致纷纷耳。”因引曾子固称白蜀郡人，而取《成都志》谓白生彰明县之青莲乡以实之。卓吾曰：蜀人则以白为蜀产，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，山东人则又借此以为山东产，而修入《一统志》，盖自唐至今

然矣。今王元美断以范传正《墓志》为是，曰：“白父客西域，逃居绵之巴西，而白生焉。是谓实录。”呜呼，一个李白，生时无所容人，死而百余年，慕而争者无时而已。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，无处不是其生之地。亦是天上星，亦是地上英；亦是巴西人，亦是陇西人，亦是山东人，亦是会稽人，亦是浔阳人，亦是夜郎人。死之处亦荣，生之处亦荣，囚之处亦荣，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，读其诗，见其人，亦荣亦荣，莫争莫争。①

撇开李贽在这篇题辞中寄托的个人不平不说，他的意见是对的。李、杜之所以不朽，在于他们的诗篇，而不在于他们生于何地，经游何处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李贽又说得不完全对。大量的李、杜遗迹真也好，假也好，附会也好，都说明着他们所受到的崇敬与爱戴，所享有的声誉。时光流逝，风雨侵蚀，遗迹是可能泯灭的，但他们在诗歌史上的建树，却历千载而长新。有些遗迹，荒废了又重建，一再更换地址，已非原来面目，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，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崇敬之情。这就说明，李、杜之在中国，是怎样根深蒂固地植入生活里，他们的诗歌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要想否定他们的成就，是不可能的。这也说明，在历史检验面前，任何扬此抑彼的论断，都显得无足轻重，任何贬抑李、杜的言论，都无法改变李、杜在中国土地上的固有地位。

二

有的专家认为：“抑李扬杜，差不多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。”并且认为：“人民的喜爱毕竟和士大夫阶层或者知识

①《李白诗题辞》，《焚书》卷5

分子不同，人民是有人民自己的选择的。”这选择，就是李白。因此，这位专家费了好大力气，要翻这桩假想的“公案”，变“抑李扬杜”为“扬李抑杜”。另一种意见与此相反，断定历代扬杜的都是现实主义的，而抑杜的都是反现实主义的。这又把艺术上的不同爱好，把文学欣赏中的复杂现象都纳入到所谓“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”之中。

这两种意见，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不妨稍为回顾一下历史上对李、杜的评价。

千二百余年间，对李、杜的评论真是浩如烟海，要系统整理，需要专书，这里显然不可能，只能择其要者。

李白生前就有诗名。贺知章一见，称他为“谪仙人”。他之奉诏进京，供奉翰林，也当与诗名甚大有关。任华在《杂言寄李白》中描述李白诗歌在当时影响之大，说：“新诗传在宫人口，佳句不离明主心。”①杜甫称赞他是“白也诗无敌”，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。魏颢在《李翰林集序》中说：“白与古人争长，三字九言，鬼出神入，瞳若乎后耳。”又称：“《大鹏赋》时家藏一本。”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称李白“凡所著述，言多讽兴，自三代以来，《风》、《骚》之后，驰驱屈、宋，鞭挞扬、马，千载独步，唯公一人。故王公趋风，列岳结轨，群贤翕习，如鸟归风。”并说，六朝文风至李白而大变，“扫地以尽。今古文集遏而不行，唯公文章，横被六合。”李白诗歌在当时的流传与影响，可见是非常之大的。

杜甫生时诗名可能没有李白大，但也并非不为人所知。任华称赞杜甫诗歌气魄的壮大，是“势攫虎豹，气腾蛟螭。沧海无风自鼓荡，华岳平地欲奔驰。”可见，他评李、杜，各论其所长。他的这篇《杂言寄杜拾遗》提到：“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，

①《又玄集》卷上

吾怪异奇特借问，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。”^①这可证明杜诗在当时已为人所传诵。又说：“昔在帝城中，盛名君一个，诸人见所作，无不心胆破。”^②这又说明杜甫在安史乱前居长安时已有诗名。大历四年（769）春，杜甫经衡阳时，衡阳判官郭受在《杜员外垂示诗因作此寄上》诗中，赞誉杜甫“新诗海内流传遍，旧德朝中属望劳。”不久在潭州，韦迥在《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》中又提到杜甫“大名诗独步。”这都说明，杜甫当时诗名并不太小。杜甫对自己的诗名是颇为自信的，在《宾至》中，说：“岂有文章惊海内，漫劳车马驻江干。”沈确士对此评云：“二句自谦，实自任也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李、杜生时，对于他们的评论，都不存在扬此抑彼的情况。

开始扬杜抑李的，从现有材料看，是元稹。元稹对杜甫，推崇备至。“得杜甫诗数百首，爱其浩荡津涯，处处臻到，始病沈、宋之不存兴寄，而诿子昂之未暇旁备矣。”^③沈、宋跟杜甫当然无法比，陈子昂当然没有杜甫博大深广、兼收并蓄，这都比得未尝不可。他的偏颇之处，在于拿杜甫比李白，以抑李来扬杜：

余读诗至杜子美，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。……盖所谓上薄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下该沈、宋，古傍苏、李，气夺曹、刘，掩颜、谢之孤高，杂徐、庾之流丽，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。……是时山东人李白，亦以奇文取称，时人谓之李、杜。余观其壮浪纵恣，摆去拘束，模写物象、及乐府歌诗，诚亦差肩于子美矣。至若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，大或千言，次犹数百，辞气豪迈而声调情深，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，则李尚不能历

①②《杂言寄杜拾遗》，《又玄集》卷上

③《叙诗寄乐天书》，《元氏长庆集》卷30

其藩翰，况堂奥乎！^①

元稹这一看法，在当时是否具有代表性，并无足资佐证的材料。无疑，他对李、杜的各自所长，是论述得相当中肯的。问题是对于这种所长的评价，却实在太不公道。平心而论，李白的乐府歌诗写得比杜甫要好，元稹却说只是“差肩于子美”而已；杜甫的律诗自然比李白有更高的成就，元稹却把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的距离拉得异乎寻常的大。本来，各有所长，比较其特色是可以的，不应比其高低。元稹的不公平就在这里。

元稹的好友白居易虽也更喜爱杜甫，但他并未贬抑李白，对李、杜的评价，与元稹有明显的差别。在《与元九书》中，他明确地提到：“又诗之豪者，世称李、杜之作。才矣奇矣，人不逮矣。”^②这里说的“才矣奇矣”，是李、杜并列。接下去他又说：“杜诗最多，可传者千余首，至于贯穿古今，窈窕格律，尽工尽善，又过于李。”这是在并列的基础上，认为杜有过李处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他还有一首论李、杜的诗：

翰林江左日，员外剑南时，不得高官职，仍逢苦乱离。
暮年遭客恨，浮世谪仙悲。吟咏留千古，声名动四夷。
文场供秀句，乐府待新辞。天意君须会，人间要好诗^③。

对于李、杜的遭遇，对于他们的影响，对于他们的诗的评价，都并无扬此抑彼之意。

与元稹意见更为相左的是韩愈。对任何贬损李、杜的言论，他都加以强烈抨击。他为此还写了一首有名的《调张籍》诗：

李、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不知群儿愚，那用故

①《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，《元氏长庆集》卷56

②《白氏长庆集》卷45

③《读李、杜诗集因题卷后》、《白氏长庆集》卷15

誇傷。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伊我生其後，舉頸遙相望。夜夢多見之，晝思反微茫。……①

在這首詩里，韓愈用極為崇敬的筆墨，贊美李、杜，稱他們的筆墨有如“巨刃磨天揚”，稱他們的詩篇是“金薤垂琳琅”，渴望與他們精神交通，向他們學習。在《醉留東野》中，他說：“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，長恨二人不相從。”②在這里仍然是李、杜並列。又如：《石鼓歌》：“少陵無人謫仙死，才薄將奈石鼓何！”③《酬盧云夫》：“高揖群公謝名譽，遠追甫、白感至誠。”④《荐士》：“勃興得李、杜，萬類困凌暴。”⑤《感春》：“近憐李、杜無檢束，爛漫長醉多文辭。”⑥韓集中李、杜並舉，凡六見。

由是可見，韓、柳、元、白時代，元稹揚杜抑李的觀點並未成為當時普遍的輿論傾向。甚至當時的邊遠地區，李、杜的聲譽，也是並駕齊驅的。1959年新疆婁羌縣米蘭古城出土的坎曼爾的三首詩，其中一首《憶學字》就提到李、杜：“李、杜詩壇吾欣賞，迄今皆通習為之。”坎曼爾是唐憲宗元和年間安西人，與韓、柳、元、白同時。這就說明，李、杜在當時影響的廣泛，也證明，李、杜並稱，是當時普遍的看法。從現有資料看，元稹揚杜抑李的論斷，在當時倒是頗為孤立的。

此後，李、杜並肩稱雄，未嘗稍衰。杜牧論李、杜，說是“命代風騷將，誰登李、杜壇。少陵鯨海動，翰苑鶴天寒。”⑦承認他們各造極境。李商隱論李、杜：“李、杜操持事略齊，三才萬象共端倪。集仙殿與金銮殿，可是蒼蠅感曙鷄。”⑧也是李、杜並稱。而在某些時候，李白的聲價比杜甫還要高些。例如，皮日休稱其“五岳為辭鋒，四溟

①②③均見《韓昌黎全集》卷5

④⑤⑥《昌黎先生集》卷5、2、3

⑦《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》，《樊川詩集》卷2

⑧《漫成五章》之二，《玉溪生詩集箋注》卷2

作胸臆。”①“言出天地外，思出鬼神表。”②诗僧齐己称其“铿金锵玉千余篇，脍炙炙嚼人口传。”③可以说，终有唐一代，李、杜的声望是并列的。抑李扬杜的言论只是作为个别论断而存在，并未为当时诗坛与社会所普遍接受。所谓扬杜抑李成为“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定论”，在有唐一代，并非事实。

三

宋初，文主张学韩愈的王禹偁，诗极力推崇李白与杜甫。在《李白写真赞》中，他热烈地向往和赞美李白。而在《日长简仲咸》中，则又极力赞誉杜甫：“子美集开诗世界，伯阳书见道根源。”④显然，在他心目中，李、杜并峙。西昆体的主要代表者，诗主“雕章丽句，脍炙人口”的杨亿，不喜杜诗，“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。”⑤可见，在宋初诗坛，杜的地位并未高于李。

北宋中期，情况有了一些变化。林和靖以李、杜并举：“李、杜风骚少得朋，将坛高筑竟谁登？”⑥之后，欧阳修更喜爱李白，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。欧阳修在《赠王介甫》中说：“翰林风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”，李杜并称⑦。欧阳修叹赏于李白的，是李白的天资。他写了一篇《李白杜甫优劣说》，对此作了论述：

“落日欲没岷山西，倒著接罗花下迷，襄阳小儿齐拍手，拦街争唱《白铜鞮》”此常言也。至于“清风明

①《七爱诗》，《皮子文藪》卷10

②《刘枣强碑文》《皮子文藪》卷4

③《读李白集》

④《小畜集》卷10

⑤参见李石《方舟集》卷10《何南仲分类杜诗叙》

⑥《和皓文二绝》之一，《林和靖先生诗集》卷4

⑦《居士外集》卷6

月不用一钱买，玉山自倒非人推。”然后见其横放。其所以警动千古者，固不在此也。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，至于天才自放，非甫可到也。^①

他不仅喜欢李白的天资，而且喜欢李白诗歌的丰富想象和壮大气魄。在《读李集效其体》中，他集中地表述了这一点：

开元无事二十年，五兵不用太白闲。太白之精下人间，李白高歌《蜀道难》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，李白落笔生云烟。千奇万险不可攀，却视蜀道犹平川。官娃扶来白已醉，醉里诗成醒不记。忽然乘兴登名山，龙咆虎啸松风寒。山头娑娑弄明月，九域尘土悲人寰。吹笙饮酒紫阳家，紫阳真人驾云车。空山流水空落花，飘然已去凌紫霞。下视区区郊与岛，萤飞露湿吟秋草。^②

对于欧阳修的好李诗而不好杜诗，刘攽认为，这可能是由于李诗“超遒飞扬，易为感动”^③的缘故；而陈师道与黄庭坚则对欧阳修的更喜欢李白表示不理解，“怪叹，以为异事”^④《四库总目》疑《后山诗话》非师道所作，“怪叹”之说不尽可信。但其实，欧阳修之好李诗而不好杜诗，不过是一种欣赏趣味而已，并非深思熟虑之批评。他并没有贬低杜甫，在《感二子》一诗中，他提到：“昔时李、杜争横行，麒麟凤凰世所惊。”^⑤比之以麒麟凤凰，承认他们并驾齐驱的地位。而在《堂中画象探题得杜子美》一诗中，他对杜甫更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：

风雅久寂寞，吾思见其人。杜君诗之豪，来者谁比伦。生为一身穷，死也万世珍。苟言可垂后，士无羞贱

①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129

②《欧阳永叔集》卷5

③《贡父诗话》

④《后山诗话》

⑤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9

贫。①

王安石与欧阳修不同，他更推崇杜甫，甚至到了谩拜的程度：“吾观少陵诗，为与元气侔。力能排天斡九地，言毅色不可求。”不仅推崇杜甫的诗，而且推崇杜甫的为人，“所以见公象再拜涕泗流；惟公之心古亦少，愿起公死从之游。”②王安石之所以推崇杜甫，自有其原因。对于他的喜爱杜甫，后代论诗者一致公认，而对于他的不爱好李白，却成为后来诗论中的一桩公案。他曾经编过一本四家诗，收杜甫、韩愈、欧阳修、李白的一部分诗作。由于四家诗把李白排位第四，猜测与议论因之纷然而起。宋大观间释惠洪在《冷斋夜话》中提到这件事，称：“舒王尝曰：‘太白词语迅快，无疏脱处，然其识污下，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、酒耳。’”③惠洪和尚晚半山老人数十载，所引舒王云云，决非耳闻，而今存王临川集中并无此语，不知何所据而云然。《冷斋夜话》所托于某某云，多不可信，前人已有的诋其“多诞妄伪托者。”对上引舒王云云，王定国在《闻见录》中曾予以辩驳，云：

黄鲁直尝问王荆公：“世谓四选诗，丞相以韩、欧高于李白耶？”荆公曰：“不然，陈和叔尝问四家之诗，乘间签示和叔，时书史适先持杜集来，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后编集，初无高下也。李、杜自昔齐名者也，何可下之！”鲁直归，问和叔，和叔与荆公之说同，今乃以太白下韩、欧而不可破也。

如是所言，则四家诗之编集次序先后，原非据以定高下者，若据次序之后先，更附会以舒王云云，固属无稽。但《闻见录》所引

①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54

②《杜甫画像》，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9

③《冷斋夜话》卷5

鲁直问荆公语，有何实据，也无从查考，自然也不足尽信。又随后，陈善在《扞虱新话》^①中虽对所谓李白“识见卑下，十句九句言妇人、酒耳”的议论表示了不同意见，但对这句话本身的真伪，则并未加以怀疑。直到陆游，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，才认为这句话“恐非荆公之言。”但是，事情并未完结，清人吴景旭编《历代诗话》，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，并且对“十句九句言妇人、酒”之说，加以发挥：

四家诗不喜白，当自有故。盖白识度甚浅，观其诗中如：“中宵出饮三百杯，明朝归揖二千石”；“揄扬九重万乘主，谑浪赤墀青琐贤”；“王公大人借颜色，金章紫绶来相趋”；“一别蹉跎朝市间，青云之交不可攀”；“归来入咸阳，谈笑皆王公”；“高冠佩雄剑，长揖韩荆州”之类，浅陋语至多。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，此何足道，遂云：“当时笑我微贱者，却来请谒为交欢”，宜其终身坎壈也。^②

显然，这一发挥已远远超出所谓“妇人、酒”说，而连李白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也加以非议了。纵观这一公案的前前后后，与王安石有关的只是他编了四家诗，确乎把李白排位第四。但也仅此而已，就四家的编排次序引起的种种议论，恐为臆测之词，与王安石本无干涉。可以说，至今还没有充足的资料，能够证明王安石贬抑李白，虽然他极为推尊杜甫。

苏轼和王安石一样推尊杜甫：“故诗至于杜子美，文至于韩退之，书至于颜鲁公，画至于吴道子，而古今之变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^③他是把杜甫当作诗歌艺术最高成就的标志的。但是他

^①《扞虱新话》卷8

^②《历代诗话》卷48，庚集三

^③《书吴道子画后》，《东坡集》卷23

同样没有忽略李白，而是给予李白以杜甫的同地位：“谁知杜陵杰，名与谪仙高。”^①“李太白、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，凌跨百代，古今诗人尽废。”^②他有时还表现出对李白的真挚的向往，“我居青空里，君隐黄埃中，声形不相吊，心事难形容。欲乘明月光，访君开素怀，天杯饮清露，展翼登蓬莱。佳人度玉尺，度君多少才，玉尺不可尽，君才无时休。对面一笑语，共蹶金鳌头。绛宫楼阁千百仞，霞衣谁与云烟浮。”^③显然，在气质和个性方面，苏轼更接近李白。而且，他的诗歌创作实践，也证明着他更多地接受李白的影响。

可以看出，代表北宋诗坛杰出成就的主要作家，虽在个人欣赏趣味上有所偏爱，但都不存在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问题。

接受元稹扬杜抑李观点的是苏辙。他的《和张安道读杜集》：

杜叟诗篇在，唐人喜力豪。近世无沈、宋，前辈蔑曹、刘。天骥精神稳，层台结构牢。龙腾非有迹。鲸转自生涛。浩荡来何极，雍容去若遯。坛高真命将，纛乱始知髦。白也空无敌，微之岂少褒。……^④

他认为元稹褒杜抑李是对的，而且还不够，还要进一步对李白加以贬抑，“李白诗类其为人，骏发豪放，华而不实，好事喜名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。……杜甫有好义之心，白所不及也。”^⑤从李白的诗到他的为人，都加以非议。还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地持有与苏辙类似的观点。钱易认为，“李白终无杜甫之筋骨”。^⑥蔡絛

①《次韵张安道读杜诗》，《东坡集》卷2

②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，《东坡后集》卷9

③《李白谪仙诗》，《东坡续集》卷1

④《栾城集》卷3

⑤《诗病五事》，《栾城集》卷8

⑥《诗话总龟》引《洞微志》